

九州

【梁羽生小说全集】

風雷震九州

下冊

梁羽生 著

东海浴

没第二

兄弟，

豪汉子

的形容

声赞道

云慕，

便似给

雷狂吟

这倾盆

大雨之

中却都

有一个

吼声如

雷，震

撼天地

电光一

日的奇景看不到，咱们

个人有我这股傻劲了

你也来了，我只道除

恰好成为马比，就须

是一个清秀

梁羽生

著

的少年，武士打扮，

但已照见了这人

似乎大笑道：和那个

我之外，再

呢！哈哈

却先变成落汤

風雷

震九卅

吳昌碩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风雷震九州

【下册】

（香港）

梁羽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雷震九州 / 梁羽生著. — 广州:

广东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 (2009.12 重印)

(梁羽生小说全集)

ISBN 978-7-80521-644-7

I. 风… II. 梁… III. 侠义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0677 号

纵横天地网: www.tiandibooks.com

作 者: 梁羽生

责任编辑: 张跃虎 王 强

装帧设计: 区 洋 蔡 徽

制 作: 黄桂玲

出 版: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

邮 编: 510600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

地 址: 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联华工业区

960 × 1240 毫米 32 开 26.625 印张 737 千字

1996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5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521-644-7/I·264

定 价: 59.00 元 (上、下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第三十回

青袍怪客来挑战
黄石奇招未奏功

谷中莲凛若冰霜，冷冷说道：“有什么好笑？”

青袍怪客仍是哈哈笑道：“你们号称英雄大会，这‘英雄’二字是自封的么？为什么要你邀请的才能算是‘英雄’？才可以参加此会？哈哈，这不是可笑得紧么？”

谷中莲道：“英雄必须是侠义之士，这是要武林中大多数承认的。来历不明的人，我们碍难把他当作英雄招待。”

青袍怪客又大笑道：“这话越发不通，武林中有多少人？你们今日在此聚会的人又有多少？你计过数么？还有，如何才算‘侠义’，是否要你们点头才算？更何況行侠仗义，不贵宣扬，难道不为武林中大多数人所知的就不是英雄了？”

青袍怪客词锋咄咄逼人，倒也有他几分歪理。谷中莲不知他的底细，又不能明白地告诉他，这其实是共商抗清大计的秘密聚会。

岷山长老之一的路英豪是姜桂之性，老而弥辣，按捺不住，已是咆哮起来道：“我们可没工夫与你歪缠。哼，哼，你与杨芄这小贼同来，分明就是鹰爪一路，还敢自称英雄，要想参加我们的英雄之会？谁信你的鬼话，这才是可笑得紧呢！掌门人，咱们不能为他耽搁时间，请你发命！”

谷中莲沉声道：“把这些人都赶下山去！把杨芄这小贼留下来，叫他们拿人来换！”

青袍怪客大叫道：“好。那咱们就凭武功胜负，判断谁是英雄！”

眼看双方如箭在弦，一触即发，忽听得有人高声叫道：“且慢动手！”这个苍老的声音，各大门派的首脑人物无不熟悉，都不禁愕然，立即约束门下弟子，与青袍怪客那一班人暂时成了两阵



对圆的相持局面。

转瞬之间，那人已是跑上山来。却原来是丐帮的帮主仲长统。

仲长统本来在北方有事，他派弟子元一冲来参加大会，曾经有言交代，他未必能够及时赶来，叫大家不必等他的。

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，若论在武林中的辈份与地位，仲长统尚在谷中莲以及各派首脑人物之上，足可以与天山名宿钟展比肩。是以群雄看到仲长统赶了到来，都是又惊又喜。欢喜的是英雄大会又多了一大高手，一大支柱；但惊愕的却是：他为什么给这青袍怪客说情？

仲长统到了青袍怪客面前，抱拳说道：“阁下可是玉屏山的竺尚父么？”

青袍怪客怔了一怔，原来他与仲长统以前也是未曾会过面的，不过他从群雄对仲长统的称呼之中，已知对方是丐帮帮主。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，青袍怪客倒也不敢失了礼数，一怔之后，还了一揖，哈哈笑道：“人道丐帮消息灵通，果然不假。竺某一个山野鄙夫，想不到仲帮主你居然也知道贱名。”话语之中，对不识他来历的与会诸人，暗暗刺了一下。

群雄仍然是十分纳罕，俱在想道：“玉屏山的竺尚父，这是什么人啊？怎的从没听过他的名字？”

只有谷中莲一人恍然大悟，心中想道：“此人姓竺，嗯，把李文成的孩子捉去作书童的，想必就是他了。”

谷中莲也是第一次听到竺尚父的名字，不过林道轩回来之后，已经把江海天所探听到的关于李光夏的消息都告诉了她。江海天曾见过竺尚父的女儿竺清华，竺家的仆人把李光夏捉去，江海天也是早已知道了的，所不知道的只是竺尚父的名字而已。后来上官泰也曾向江海天证实这个消息，并告诉他竺家父女对李光夏很好，叫他放心。

但谷中莲所知道的也只是她丈夫叫林道轩告诉她的这么多而已，至于竺尚父的来历如何，是好是坏，谷中莲却是毫无所知。她本想在英雄大会之中，托武林同道广为查访的，想不到竺尚父自己来了。



谷中莲疑惑不定，心里想道：“仲帮主赶来调停，想必是知道此人来历，且听他说些什么。”当下把手一挥，叫氓山派的弟子暂且退后。

只见仲长统面色一端，朗声说道：“我倒知道阁下的事情，却只怕阁下不知道自己的事情！”

竺尚父剑眉一竖，愠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仲长统道：“杨钺是你的襟弟，但你可也知道他已经投靠了朝廷么？你来替他出头，受他蒙蔽，你不觉得羞惭，我老叫化却要为你感到不值了！”

竺尚父面色倏变，道：“你，你胡——胡说什么？无知之辈的谰言，你身为丐帮帮主，竟也轻信么？”他本想骂仲长统“胡说八道”的，总算是由于仲长统的身份，给了他几分面子。

仲长统道：“杨钺甘为鹰犬，我是握有凭据的，并非仅仅因为他掳了江大侠弟子一事而已。哼，只怕轻信人言的正是阁下！”

竺尚父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你又有什么证据了？”

仲长统道：“你可知杨钺要和上官泰联手来对付你，为了上官泰不肯与他合谋，他把上官泰打伤了？他又安排了陷阱，要令你与江大侠两虎相斗。为的什么？就是因为他已经做了清廷的鹰犬，是以要从中挑拨，使得你与天下英雄彼此相残！”竺尚父板起脸孔道：“还有别的没有？”

仲长统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还嫌证据不够么？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上天笔峰一看，只怕上官泰的伤还未完全好呢。他自会告诉你的。”

竺尚父冷笑道：“上官泰早已到过我的玉屏山了。他们两人是我襟弟，他们之间为何斗殴，我全都明白。总之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用不着你来挑拨离间！”

仲长统大怒道：“你把我姓仲的当作什么人了？再告诉你一件事吧，你意图开宗立派，不肯臣服朝廷，是也不是？杨钺就是因为知道你有这个意图，才煽惑上官泰一同反对你的！”

竺尚父淡淡说道：“我知道上官泰把他天笔峰上的金创药草任凭你取，为的就是要讨好你，以便得到外援。有上官泰做你的



耳目，你知道我的一些事情有什么稀奇？”

原来竺尚父深信杨钺的说话，把他当作心腹，反而把上官泰当作背叛他的人。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，竺尚父要把女儿嫁给杨钺的儿子杨芑，杨芑也很能体会父亲的意思，对这位大姨父大加巴结。父子两人反而诬捏上官泰要杨芑做女婿，又加上另外一些煽惑言辞，说上官泰如何如何不服气给竺尚父欺压等等，使得竺尚父全都相信了他们。

且说仲长统以丐帮帮主的身份，给竺尚父一顿排揎，气得七窍生烟。好一会儿，这才叫出声来：“岂有此理，你简直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！”

竺尚父冷笑道：“多谢你这位好人了。好吧，我就姑且从好处着想，你是上了上官泰的当了。但不论是你上当也好，串通也好，我的家事，决不能任你外人干预，你也休想从中挑拨！”

仲长统一片好心，竟给竺尚父口口声声骂他挑拨，气得说不出话！

谷中莲道：“仲帮主，对一个不分好歹的人，你也不值得为他生气。好吧，竺老先生，你不相信杨钺是坏人，那也罢了。咱们言归正传，杨钺掳了我们的人，你又有何解释，作何交代？”

竺尚父淡淡说道：“杨钺此举，也不过是报在天笔峰上所受的——一掌之辱而已。怎能就把他说成是朝廷的鹰犬了？”

仲长统刚歇过口气，听得竺尚父如此说话，不禁又动了怒火，说道：“什么一掌之辱？不错，江大侠在天笔峰上是曾打了杨钺一掌，但你可知道江大侠是为了什么打他的吗？当时杨钺正在暗算上官泰，江大侠是为了救上官泰的性命！这才打了杨钺一掌的，至于杨钺又何以要暗算上官泰呢？正就是因为上官泰识破了杨钺要充当清廷鹰犬的秘密！”

竺尚父道：“只是上官泰一面之辞，你们既然没有别的真凭实据，就不能胡乱含血喷人，诬蔑杨钺。咱们今日只该就事论事，请别节外生枝！”

竺尚父说什么也不相信杨钺是朝廷鹰犬，仲长统没有办法，只好忍着口气说道：“好，那就只论今日之事吧。杨钺父子把江大



侠的徒弟捉去，这事情该当如何了断？你替杨钺出头，你说！”

竺尚父笑道：“何必如此紧张，武林中人争的只是一点面子，这点小小的过节，也算不了什么。你叫江海天来给杨钺赔一个罪，包在我的身上，叫他交还江海天的徒弟便是。”

竺尚父所提的这个办法，其实乃是杨钺的主意。竺尚父哪里知道，杨钺说得轻松，其实却正是他的一个大阴谋。杨钺是明明知道江海天未曾回来的，何况即使江海天在场，也绝不会向他赔罪。他怂恿竺尚父出头，一来是企图使得竺尚父这班人与群雄闹得个两败俱伤；二来他还有个非常毒辣的阴谋，以后再表。

一切都在杨钺意料之中。谷中莲果然说道：“江海天今日不在场，在场也绝不会向杨钺赔罪。你是杨钺襟兄，你替杨钺出头；我是江海天的妻子，他的事情，我也可以全部承担。闲话少说，我可要向你讨人了！请你把杨钺父子与江海天的徒弟都交出来！否则你就划出道儿来吧！”

竺尚父道：“好，江海天既是不在场，那我还有两个办法，随便你们选择。第一个办法是，几时江海天回来，你叫他定下日期，仍然邀请今日在场之人来作见证，我也请杨钺到来，由他向杨钺赔罪。第二个办法是，你们若想今日了结，就冲着我来。只要你们哪一位胜得了我，我也负责把江海天的徒弟交还。”

原来竺尚父也有他自己的打算，他准备了多年，意欲开宗立派，做一番事业，所以特地选择了这个时机，在英雄大会之中露面。为的就是想技压群雄，扬威立万，至于替杨钺出头，那不过是适逢其会，他就顺便拿了做个藉口而已。

此时谷中莲对于竺尚父的来历虽然略有所知，但毕竟还未摸到他的底细。心中想道：“听仲帮主之言，此人似乎也是与朝廷作对的。但仲帮主乃是从上官泰那儿间接听来的，并没有任何事实可以作为佐证。倒是此人处处袒护杨钺，倒不能不令人怀疑他是杨钺一路！”

正因为谷中莲有此怀疑，遂决意把他当作敌人看待。当下说道：“第一个办法不必谈了，第二个办法倒是干脆得很，咱们就按照江湖规矩，在武功上分个输赢，定个曲直！但还有一样我要先



问个明白的是，你带来的这些人，是给你助拳的还是只作见证的！”

竺尚父哈哈笑道：“他们有些是我的朋友，有些是我的家人奴仆，但却都是不远千里而来的。好容易来这一趟，碰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当然是想以武会友的了。你们不是有人说我的家人没资格参加你们的英雄大会吗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这班英雄是否都能够胜过我的家人？不过最后决定胜负的当然还是由我！”

群雄都为他的狂妄态度所激怒，许多人已在跃跃欲试，叶凌风忽地振臂大喊道：“让我先来！”几乎是在同一时候，江晓芙也跑出了场，说道：“大师兄，让我先来！”

叶凌风道：“不，我是师父的掌门弟子，这位竺先生要向师父挑战，师父不在这儿，理该由我替代师父领教竺先生的高招！”

竺尚父冷笑道：“你的武功，依我看来，在小一辈中是过得去的了，但若要与我来较量，那就只是白白送命，你知道么？”

叶凌风昂然说道：“江门弟子，岂是怕硬欺软之人？宁可死在你的手下，也绝不能有辱师门！”

其实叶凌风是早已料到竺尚父不会拿他当作对手，他才敢出场挑战的。何况即使退一万步来说，竺尚父倘若当真要和他动手，有他师母以及这许多前辈高人在场，也绝不会让他白送性命。他乐得表示一番英雄气概！

果然叶凌风这一慷慨激昂的态度，赢得了如雷的掌声！

竺尚父冷笑道：“你不怕死，我却怕给人笑话。你不配与我动手，退下去吧，别在这里混搅了，哼，你还不走开？”说到一个“走”字，声音就似一把利刀似的，“戳”穿耳膜，直“刺”进叶凌风的心窝，吓得叶凌风心头一震，不由自己的如奉纶音，接连退出了六七步才站得稳。钟展夫妇连忙挡在叶凌风身前，喝道：“不许吓唬小辈！”

叶凌风退下去，江晓芙却走了上来，竺尚父眉头一皱道：“女娃儿，你也要胡闹？”江晓芙道：“什么胡闹，你有你的过节，我有我的过节，只许你上岷山来找我的爹爹，就不许我找这小贼算帐么？”说到此处，蓦地向站在竺尚父身旁的杨芑一指，喝道：



“小贼，滚出来！昨日你用卑鄙的手段掳了我的师弟，今日咱们来见个真章！”竺尚父这才知道，原来江晓芙并非向他挑战，而是要找杨芃报昨日之仇。

江晓芙与杨芃一般年纪，一个是江海天的女儿，一个是杨钺的儿子，身份正是当事人双方的子女，江晓芙找他算帐，完全符合江湖规矩。

竺尚父没有理由拦阻，心里想道：“也好，让他们先打一场，我也可以窥探江家的武功。芃儿新近学会了我的几种武功，想来该不至于打不过这丫头吧？”杨芃是他的未来爱婿，他对杨芃自然是份外关心。因此还在患得患失。

杨芃因为昨日很轻易的就点了江晓芙的穴道，对她不免意存轻视，不待姨父答话，便跳了出来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江姑娘你不服气么？好吧，那么咱们就再较量一场。要是你输了，你可要当众承认你江家的武功不及我杨家了。”

江晓芙喝道：“你输了我要你的命，看剑！”唰的一招“玉女投梭”，剑光如练，直刺杨芃胸口。杨芃料不到她剑招如此狠辣，说打便打，连忙举起竹杖招架。他这支竹杖也是一件宝物，坚韧无比。但江晓芙的裁云宝剑更是人间异宝，只听得“铮”的一声响过，杨芃的竹杖给她削去了短短一截。

竺尚父“哼”了一声，杨芃人极机灵，一听就知是姨父责备他的打法不对。登时换了另一种打法，只见他的竹杖宛如蜻蜓点水，一掠即过，由于双方招数都快，江晓芙的力道未透剑尖，已给他的竹杖以柔劲引开，要再削断他的竹杖可就不能了。

江晓芙一发狠，把追风剑法使了出来，越展越快，使到疾处，当真是只见剑光，不见人影。杨芃的招数渐渐跟不上她，但因为趋避得宜，一时之间，还是未能分出胜负。

杨芃生性轻佻，见江晓芙长得美貌，心中想道：“江海天的女儿可比清华表妹美得多啦，可惜我婚事已定，却是不能动她的念头了。”激战中哪容得他心神不属，只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江晓芙一剑穿过了他的衣襟，幸而未伤着皮肉。

杨芃嘻嘻笑道：“没刺着！再来，再来！”江晓芙大怒，唰唰



喇连环三剑，迫得杨芄手忙脚乱。

群雄看了她这精妙的剑法，都是大为赞赏，心中想道：“到底是江大侠的女儿，小小年纪，便这么了得！”对杨芄的武功，也颇惊奇，但比较之下，却似乎还是江晓芙更胜一筹。群雄已认为江晓芙将可获胜，许多人已在为她高声喝彩了。

只有谷中莲双眉紧皱，连忙用“天遁传音”之术向女儿送话：“要沉得住气，不可急躁！”她的天遁传音之术，以绝顶内功把声音凝成一线，虽在喝彩声中，仍传进女儿耳朵。连竺尚父那样一个武学的大行家也没觉察。

江晓芙把杨芄杀了个手忙脚乱，正自得意，听了母亲的传音，不觉一怔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就要取了这小贼的性命了，妈还何需为我担心？”

心念未已，只听得杨芄又是嘻嘻笑道：“还是没刺着！”说话的时候，还向江晓芙龇牙裂嘴，扮了一个鬼脸。突然间转守为攻，乘暇抵隙，青竹杖在剑光缝隙之中穿进，来点江晓芙的穴道。

杨芄的竹杖点穴是看家本领，手法怪异，与中原各大门派都不相同。本来江晓芙若然沉得住气，使用攻守兼顾的大须弥剑式，还是可以守得住的。但她吃亏在经验不足，杨芄接连向她扮鬼脸，说怪话，不由她不生起气来，恨不得一剑将杨芄杀了。一沉不住气，猛可里就着了杨芄的道儿！

只听得杨芄喝声：“着！”竹杖一戳，果然点中了江晓芙胸前的“璇玑穴”。他是有心调戏江晓芙，想把她点倒再扶起来，博个他们的人哈哈一笑。

就在此时，竺尚父忽地叫道：“芄儿，小心了！”突然间，只见剑光一闪，江晓芙已是反手一剑刺来，杨芄做梦也想不到江晓芙已给点了穴道，还能使用如此狠辣的招数，本来非死在江晓芙剑下不可，幸而得姨父提醒，百忙之中，滑步闪开，但饶是如此，也给剑锋在他手臂划了一道五寸多长的伤口。

这一个出人意外的变化，连竺尚父也是大吃一惊，莫名其妙。心中想道：“难道这小姑娘竟然就练成了护体神功不成？”要知杨芄用的是他杨家独门的重手法点穴，即使对方有闭穴功夫，也



是难以抵挡。只有练成了上乘的护体神功，才可以不受重手法点穴的伤害。但江晓芙只有十六八岁的年纪，而练成护体神功，至少也得二十年以上的功夫。

竺尚父生怕江晓芙再补上一剑，大惊之下，正要出去抢救，心念未已，忽见江晓芙身躯一晃，第二招还未发出，便咕咚一声，坐在地上了。

原来江晓芙并非练成护体神功，而是穿有护体宝甲。这件宝甲是金世遗当年从海外取回来的乔北溟的三宝之一，金世遗传给江海天，江海天又给了他女儿使用。宝甲薄如蝉翼，是海底所出的白玉所制，能避刀枪，但穿在身上，可不大舒服。江晓芙昨日因未穿宝甲，吃了大亏，今日才特地穿上的。

就因为江晓芙身上穿有这件宝甲，杨芄点穴的力道，给宝甲隔了一隔，未能立即发生功效。江晓芙的追风剑法何等迅捷，就在这一瞬间，便把杨芄伤了。但伤了杨芄之后，那股力道也已透过宝甲，侵入她的穴道。

谷中莲忙把女儿扶起，那一边竺尚父也把姨甥接了回去。竺尚父是个武学的大行家，此时已经恍然大悟，冷笑着说道：“你女儿已经输了一招，你认不认？”

谷中莲也冷笑道：“受伤的总是你的姨甥吧？”照一般比武的规矩，输招事小，受伤事大，败中取胜，凭勇敢伤了敌人，也还算是赢的。竺尚父无可辩驳，只好说道：“反正今日乃是以武会友，谁赢谁输，那也不值得斤斤计较，他们一个输招，一个受伤，就算是打成平手吧。小孩子的玩耍不算数，还是让咱们大人来较量较量吧！”

谷中莲心中当然明白女儿是凭着宝甲侥幸取胜，也就乐得显示大方，不予计较。但对于竺尚父的狂妄态度，她却大有反感，解开了女儿的穴道之后，便想出去指名挑战。她师伯白英杰老成持重，看出她的心意，低声劝她道：“你是英雄大会的主持人，不可自贬身份，轻易出手，还是先看看对方的武功，究竟值不值得你出手吧。”白英杰绕着弯儿说话，其实是恐防对方武功太强，掌门人万一有失，那就无可挽回了。所以主张先看看对方的深浅。



谷中莲正自踌躇，只见一个三绺长须的老道士已经进入场心，指名向竺尚父挑战了。

众人一看，却原来这个道士乃是武当派的长老松石道人。

松石道人是武当掌门雷震子的师弟，以一口长剑而能使出“九宫八卦阵”的剑法号称武林一绝，在武当派中是第二号人物，在中原的武林之中，也可以挤进十大高手之列。群雄见是松石道人出场，心中俱是想道：“让这位道长去试探对方虚实，那真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。说不定他还可以一战而胜呢。”

不料竺尚父却似乎并不知道松石道人的来头，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神气，懒洋洋地说道：“你要和我较量么？”

松石道人年纪虽老，火气未减，怒道：“我武当派的长老难道还辱没你不成？”

竺尚父淡淡说道：“多谢你看得起我了。可是我还没兴致与你动手，你先把我的一个家人打败，再找我动手吧。”随即高声叫道：“老刘，你奉陪这位道长比划几招，领教领教他们武当派的镇山剑法。”

一个青衣汉子应声而出，手中提着一支又长又粗的旱烟杆。叶凌风认得这人就是他和师父从前曾经碰见过的那个竺家仆人，当时他是和竺尚父的女儿竺清华同在一起的。从竺清华对他的称呼，可以知道这姓刘的汉子乃是竺家的管家。管家的地位虽然高于一般仆人，但也总还是仆人身份。

竺尚父此言一出，全场耸动。起初大家只道他是不知道松石道人的身份，尚还“情有可原”；如今听他一口道破松石道人的看家本领，却还把一个仆人派出来，那就分明是蔑视松石道人的了。

松石道人勃然大怒，骂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姓竺的，你、你、你——”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，盛怒之下，也不知要如何骂才好。

竺尚父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今日不是说明了是以武会友的么？注重的是本身武功，并非本人身份。你准能赢得我的仆么？老实说，我让我的管家陪你过招，已经是很看得起你了！”

那姓刘的青衣汉子向竺尚父行了个礼，却叹口气道：“主人有命，小的不敢违背。其实我是一心想来会会高手的。”言下之



意，松石道人在他心目之中，距离“高手”二字还远着呢。

竺尚父笑道：“老刘，算我是委屈你也好，抬举你也很好，你不必发牢骚了。快去接这位道长的高招吧。”

那青衣汉子道：“是。但请恕小人无礼，小人还想抽一袋烟。”

竺尚父笑道：“连这一刻的烟瘾都不能熬吗？好，你喜欢抽你就抽吧。可别耽搁时候，让人家等得不耐烦了。”

这青衣汉子应道：“是。我抽着烟也能打架的。”装了一斗烟，抽了两口，神气优闲地走到场中，淡淡说道：“我不吸两口烟就没精神，请道长恕我失礼了。来吧，来吧，你有宝剑，我有烟杆，咱们正好较量较量。看是你的宝剑锋利还是我的烟杆坚硬？”

这青衣汉子不但要抽着烟打架，而且就是用烟杆来作武器。松石道人本来不愿意和他交手的，但给他这么一气，再不交手如何可以报复这个侮辱？当下大怒喝道：“我不与小人斗嘴，来就来吧！你就是口喷毒烟，我亦何惧？”他是个武学大行家，心头虽然火起，却还沉得住气。当下凝神注意，默运玄功，防备对方喷出毒烟。

青衣汉子笑道：“你疑心我这是毒烟么？我让你闻闻，这烟只能提神，决无毒害。”漫不经意的就走到松石道人身前，一口烟迎面喷去，气味氤氲馥郁，果然是上等烟叶的气味，决非毒烟。

但向人喷烟，这却是个迹近侮辱的举动，松石道人一口气再也按捺不住，也无暇再讲身份让对方出招了，当下唰的一剑便刺出去，喝道：“小子无礼，非叫你受点教训不行！”

这一剑上刺面门，来得势如闪电，松石道人是恨他狂妄，意欲刺瞎他的眼睛的。哪知剑势虽快，对方躲得更快，只见青衣汉子霍的一个凤点头，烟嘴尚含在口中，身形已从剑底钻过，这才移开烟杆笑道：“领教了。你怎么不使你的看家本领？”

话声未了，松石道人已是在这瞬息之间，接连攻出七招，武当派的连环夺命剑是著名的狠辣剑法，攻到了第七招，那青衣汉子再也躲闪不开，这才提起烟杆，一招“横架金梁”架住对方的宝剑。

这支烟杆也不知是什么做的，非木非铁，宝剑砍着了它，发



出“当”的一声响，火花四溅，烟杆上连一条裂痕都没有。松石道人虎口一震，剑锋已经荡开，但那青衣汉子的身形，也接连晃了两晃。

松石道人试出对方的功力竟是与他不相上下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心中想道：“一个仆人也这么了得，主人的武功只怕更是莫测高深了。”到了此时，他哪里还敢轻敌？可是由于对方是个仆人，既然功力相当，松石道人也还愿意立即便使出他独步武林的“九宫八卦阵”剑法。

青衣汉子笑道：“武当派的连环夺命剑法果然名不虚传，但也不见得就能把人的性命夺了。我等着领受道长的教训呢，还是把你独步武林看家本领使出来吧！”

说话的当儿，青衣汉子的招数已是陡然一变，那支烟杆捏在他的手中，夭矫如龙，竟然使出了三种不同的兵器招数。杆尖点刺，在判官笔的点穴手法之中，又兼有小花枪的招数。使到疾处，忽地把烟杆似风车般一转，倒持杆柄，那个还在闪着火星的烟斗又似小铁锤地敲磕下来。斗中余烬未减，但因舞得太快，连一点烟灰都没有掉下。

松石道人“哼”了一声，沉着应付。他情知对方是要迫他使出镇山剑法，但他偏不服气，仍然没有改变剑法。

松石道人挟着数十年功力，只用“连环夺命剑法”，也还足以应付。可是却不能取胜。这青衣汉子的武功好得出奇，远远超出松石道人的估计。他虽然也胜不了松石道人，但要比松石道人从容得多，往往在斗到十分激烈之时，还能忙里抽闲，抽一口烟。

不知不觉已斗了百招开外，双方仍是打成平手，青衣汉子那一斗烟也早已吸完了。更妙的是，自从他初下场时喷出了一口烟之外，后来在他的口鼻之中，就再也没见到一丝烟气。众人只道他的烟瘾奇大，把烟都吞下了肚，倒也不觉得特别奇怪。

可是在松石道人心中，可就满不是味儿了。对方不过是个仆人身份，自己竟然容他打到百招开外，还不能占到一招半式的便宜，而且对方还能够偷闲抽烟，分明是意存轻视。别人如何想法松石道人不知，但他自己已是深感面上无光，似乎所有向他投来



的眼光，都是向他嘲笑。

松石道人咬了咬牙，杀机陡起，终于使出了他独步武林的“九宫八卦阵”剑法！霎眼间，只见满场都是剑光，忽东忽西，忽聚忽散，宛如水银泻地，花雨缤纷！又好似松石道人变幻出无数化身，四面八方都是他的影子，场中诸人，几曾见过如此奇妙的剑法，看得目眩神迷，连喝彩都忘记了。

原来“九宫八卦阵”本是武当派所创的一个“剑阵”，按乾、坤、艮、巽、坎、离、震、兑的八卦方位，各由一个弟子把守，再加上一个弟子在阵势中央八方兼顾，共是九个弟子组成，是以称为“九宫八卦阵”。后来松石道人苦心钻研，练成了一个人便可以替代一个“剑阵”。

这“九宫八卦阵”剑法一展，就似有九名武当弟子，互相呼应，围攻敌人。以一个人更代一个剑阵，当真是世间绝无仅有的剑法。竺尚父看了，也不禁耸然动容，心道：“中原各派，果然各有各的看家本领。这一剑法足可以与天山派的须弥剑式并驾齐驱。只可惜这老道年纪虽大，功力却还未纯。这一剑法大约是新创未久，也还有未能尽善尽美之处。假如是换了江海天来使这路剑法，只怕连我也未必能够破解了。”

竺尚父委实是个武学的大行家，只是看了一眼，就从非常繁复的剑法之中看出了它的破绽。他猜得不错，这剑法松石道人创立至今，不过十年。十年时间在常人的观念当然不算短了，但对于一种武学而言，这点历史只能算是初生的婴儿。要知各大门派任何一种够得上是第一流的武功，都是经过许多代的聪明才智之士，不断增益，不断改进，这才达到“成熟”的阶段。松石道人创这路剑法不过十年，当然未能尽善尽美。而他因为以毕生的心血来钻研剑法，对于内功的修习，当然也就不能同样用心，是以落在行家的眼中，就觉得他未够纯厚了。

但话说回来，这“九宫八卦阵”剑法在竺尚父眼中虽有些少瑕疵，但已经是另辟蹊径，独创一家的剑法，足以与任何上乘剑法抗衡。松石道人的才智在武林中也算得是出类拔萃的了。当然他能够创立这路剑法，也还是由于继承武当原有的“剑阵”而来，

